



辨名

上

□ 13
2591
1



明 仁 13
2591
卷 1-2



辨名上目錄

九三三四
機貝靜并

道十二則

德六則

仁四則

智二則

聖四則

禮三則

義八則

孝悌一則

忠信三則

恕一則

誠一則

恭敬莊慎獨六則

謙讓遜不伐一則

勇武剛強毅五則

清廉不欲一則

節儉二則

公正直三則

中庸和衷八則

善良三則

辨名下目錄

元亨利貞四則

天命帝鬼神十七則

性情才七則

心志意九則

思謀慮二則

理氣人欲五則

陰陽五行二則

五常一則

極二則

學九則

文質體用本末八則

經權四則

物一則

君子小人二則

王霸一則

目錄終

辨名上



日本 物茂卿 著

自生民以來有物有名名故有常人名焉者是名於物之有形焉者已至於物之亡形焉者則常人之所不能睹者而聖人立焉名焉然後雖常人可見而識之也世說德行謂之名教故名者教之所存君子慎焉孔子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益一物禮文紕繆民有不得其所者焉可不慎乎孔子既歿百家後漢全涌各以其所見以名之物始舛矣獨七十子之徒慎守其師說以傳之迨乎漢代人異經經異家其言雖人人殊要皆七十子之

首子百哀公篇一物不應亂之端也

東龜年學則注曰名謂道能物增禮至利政

李于解沈封君字序然而王時與文則已更而載義以遺

辨名上

徒所傳也。雖有舛焉者乎。此之所失。彼或存焉者。亦有之。參彼此以求之。庶乎名與物不舛也。邪傳舊故也。馬融鄭玄旁通諸家。有所稽定。斯有所擯斥。於是乎。顏門之學廢。而名與物舛焉者。不復可得而識矣。所不傳者多故也。豈不惜乎。自厥以降。世載言以移。唐有韓愈而文古今殊焉。宋有程朱而學古今殊焉。之數君子者。皆稟豪杰之資。雄眎一世。慷慨自奮。輒以聖人之道為己任焉。然其秉心之銳。能違論其世哉。迺意自取諸理。而謂聖人之道在是矣。殊不知今言非古言。今文非古文。吾居於其中。而以是求諸古。

迺能得其名者。幾希。且理者。莫不適者也。吾以我意而自取之。是安能得聖人所為物者哉。名與物失焉。而能得於聖人之道者。未之有也。故程朱所為名。亦其所自見耳。非七十子之徒所傳孔子之道也。則亦非古先聖王之道也。故欲求聖人之道者。必求諸六經。以識其物。求諸秦漢以前書。以識其名。名與物不舛。而後聖人之道可得而言焉。已故作辨名。

道十二則

道者統名也。以有所由言之。蓋古先聖王所立焉。使天下後世之人。由此以行而已。亦由此以行也。辟諸

辨名上

人由道路以行故謂之道自孝悌仁義以至於禮樂
 刑政合以名之故曰統名也先王聖人也故或謂之
 先王之道中庸系辭或謂之聖人之道中庸系辭凡為君子者務由焉故
 亦謂之君子之道子張公冶長系辭孔子之所傳儒者守焉故謂之孔
 子之道揚子法言卷之四亦謂之儒者之道揚子法言卷之四其實一也然先王代殊焉
 故曰先王之道者夏以夏商以商周以周皆在其代
 之辭也稱孔子以別它人焉稱儒者以別百家焉有
 對斯小故君子有時乎言之非恒言也曲禮上夫道也者自
 上古聖人之時既已有所由焉至於堯舜而後道立
 焉歷殷周而後益備焉是更數千歲數十聖人盡其

心力智巧以成之豈一聖人一生之力所能為哉故
 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好古好學為是故也宋儒
 誤讀中庸孟子書乃謂人性善故道率人性自然有
 之殊不知當其時老氏之徒盛以仁義為偽故子思
 謂聖人率人性之自然以立道耳豈謂人率己性則
 自然有道乎孟子謂仁義之根於性耳善亦大槩言
 之豈謂人人不殊聖人乎遂以道屬諸人人而不屬
 諸聖人其究必至於以禮樂刑政為粗迹焉殊不知
 道無精粗無本末一以貫之也其解曰道者當行之
 理是言也以贊道則猶之可矣然亦僅足以勸人行

道之言耳由道則坦然不由道則冒荆棘蹈險巇盍
由焉乎是何足以盡道哉若取當行之理其臆而謂
是聖人之道也則妄之甚者矣果其言之是乎孔子
奚學以彼其聖人之智何所不知亦不思之甚也大
氏先王之道若迂若遠常人所不能知故曰民可使
由之不可使知之又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以道之
難知也又曰吾道一以貫之而不言以何貫之以其
不可言也以其不可言也故先王立言與事以使守
之詩書禮樂是其教也是故以顏子之知猶且博學
於文約之以禮而後見其如有所立卓爾若使道瞭

先生對水秀才問言詩言
辨也禮樂是也美存乎禮
在乎言

然於一言則先王孔子已言之萬萬無此理豈不妄
之甚乎如仁齋先生據易大傳一陰一陽而以所以
往來為解殊不知所謂一陰一陽者本語易道也大
傳又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其以變
通為言豈非易道邪何以盡先王之道乎且其言也
以意論說其精微者也夫以意論說其精微者亦取
諸其臆者也其人譏宋儒而蹈其轍欲以聖人之所
不能言者使瞭然於一言均之亦宋儒之遺耳孔安
國解論語曰道謂禮樂也豈後世所能及哉又解孝
經曰道者扶持萬物使各終其性命者也施於人則

性理大全

性理大全

變化其行而之正理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而行自正
 事君自忠事父自孝與人自信應物自治以下本皆君子
 不聞有餘天下行之不聞不足小取焉小得福大取
 焉大得福天下行之而天下服其言雖淺乎亦猶為
 不失古意蓋先王之立是道也其心在安天下後世
 焉故書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是之謂也故先王之
 德仁莫大焉孔門之教以依於仁為務故先王因人
 皆有相愛相養相輔相成之心運用營為之才立是
 道而俾天下後世由以行之各終其性命是其意豈
 欲人皆為聖人乎又豈求使人人皆知之乎又豈以

難知難行者強之人人乎要歸安民焉耳矣學者其
 思諸

又有曰夏之道曰殷之道曰周之道者蓋道者堯舜
 所立萬世因之然又有隨時變易者故一代聖人有
 所更定立以為道而一代君臣由之以行焉是非必
 前代之道有所未足而更改之也亦非必前代之道
 已為至而我故更改欲新天下之耳目也亦非必萬
 世因之者為道之至而隨時更易者為次也乃一代
 聖人有所前知數百歲之後而以此維持世運使不
 遽趨衰者存焉自非聖人之智未能與知其所以更

改之意者也。凡諸雜見傳記者，如某善、某未善及夏忠殷質、周文之類，皆孔子論禮樂之緒言，亦以其時言之。其時正值制作之秋，故也。非孔子優劣其道焉。如告顏淵四代禮樂，亦學者以為萬世不易之制者，非矣。

又有曰：天之道曰地之道者，蓋日月星辰繫焉，風雷雲雨行焉，寒暑晝夜往來不已，深玄也不可測，杳冥也不可度，萬物資始，吉凶禍福有不知其然而然者。靜而觀之，亦似有所由焉者，故謂之天道。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旁礴不可窮，深厚不可盡，萬

物資生不為乏焉，死皆歸藏不為增焉，親而可知而不可知焉者，徐而察之，亦似有所由焉者，故謂之地道。皆因有聖人之道，借以言之耳。有曰：小人道長，曰戎狄之道者，皆以其所由成俗，自似有一道，故言之。有曰：善人之道，曰無改於父之道者，亦言其所由耳。不必先王之道，凡其意以此為道而由之者也。有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者？詩書禮樂皆先王之道也，故雖一言半句亦稱為道耳。曰：一變至於道，謂先王道行之世也，曰可與適道，謂

身合於先王之道也

曰至道曰大道禮運注尊先王之道之辭

曰志於道曰朝聞道曰天下有道曰國有道曰國無

道曰無道之君曰就有道而正焉凡單言道者皆以

先王之道言之無道者先王之道全亡也有道者不

必全有也如有道之士以身有道藝言之先王之道

在外六藝亦先王之道也故古以道藝並稱大小之

分耳雖其人有德然不知先王之道則不得稱有道

之士後世道德之名混矣學者其審諸

曰大學之道曰父之道曰母之道曰臣之道曰子之

九 八

十

道曰神道皆先王之道以其別言之

曰獲於上有道曰交朋友有道曰生財有大道皆謂

術也術者謂由此以行自然不覺其至也如民可使

由之有此意蓋先王之道皆術也是亦特以其別言

之又如詩書禮樂為四術亦謂由此以學自然不覺

其成德也及於後世詐術盛興而後道學先生皆諱

術字如荀子有因道術漢書譏霍光不學無術其時

近古猶未諱術字者可見也如曰要道亦要術耳

曰達道者謂先王之道通貴賤智愚賢不肖可皆由

者也它如天子之道諸侯之道皆非人人得行者如

困字紀綱曰仁術
曰術即道也中不害
以術治轉道謂言術教
公孫和謂智者術之原
君子始思子術矣故學
者當思術
荀子袁公簡所謂士者
雖不能盡道術必有
幸也又大道者所以
愛化遂成萬物也
家語五供解同 十三

十一

君子之道亦非民之所得行者則與此殊矣鄭玄以
為百王通行之道後儒又因之而以五者槩聖人之
道誤矣如達孝亦謂武王周公能推其孝達諸天下
使天下之人伸其孝心故上文有父為士子為大夫
葬以士祭以大夫達字之義可以見已後儒不知之
亦以天下皆稱其孝解之嗚呼天下皆稱其孝何必
武王周公已哉

德六則

德者得也謂人各有所得於道也或得諸性或得諸
學皆以性殊焉性人人殊故德亦人人殊焉夫道大

樂記曰德者性之端也

矣自非聖人安能身合於道之大乎故先王立德之
名而使學者各以其性所近據而守之脩而崇之如
虞書九德周官六德及傳所謂仁智孝弟忠信恭儉

韓愈送王損秀才序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備觀而盡識也故字子而皆得且性之可近

讓不欲剛勇清直之類皆是也蓋人性之殊譬諸草木區以別焉雖聖人之善教亦不能強之故各隨其性所近養以成其德德立而材成然後官之及其材之成也雖聖人亦有不能及者如自變之於樂禹之於行水稷之於藝殖皆堯舜所不能及也故孔子之於七十子亦因其材而篤焉如告子路以勇曾子以孝可以見已及其德之成也如四科及賜也達由也

辨名上

七

照于七年左傳人之能
自由直以社禮者智之
成人

果求也藝奇以見己其所以養之篤之者則在禮樂
焉樂記曰禮樂皆得謂之有德論語曰若臧武仲之
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
亦可以為成人矣謂學禮樂以成其德則四子皆可
為成人也成人者成德也文之者謂德成而有光輝
也非自外傳丹雘也是皆以一德言之不必兼眾德
也聖人之心豈不欲人人兼眾德乎書曰日宣三德
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則大夫諸
侯之德不可以汎責人人者審矣是上古聖人所以
立德之名以教人也朱子解曰德之為言得也行道

而有得於心也夫道者先王之道也傳曰苟非其人
道不虛行則其德未成安能行道乎是其意以道為
當然之理故有是解己且德固不可離心而言然僅
以心言之烏足以為德哉鄉飲酒之義曰德也者得
於身也朱子意謂不言心而言身猶淺矣不知古言
之失耳古無以身心對言者凡言身者皆謂己也已
豈外心哉孟子曰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施
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是狀德之言也豈徒得於心
之謂哉夫徒巧其言令其色固不可以為德然徒得
於心其失均焉且不以禮樂而以心是謂之不學無

術焉不知循先王孔子教人之道故也如仁齋先生以知德自負乃爭性與德之名耳亦誤讀孟子而至謂擴充四端以成德則與朱子何別既不屬諸先王又不知德以性殊徒謂如藥有治病之德如火有烹飪之德是其所爭在全於養之後與全於性之初已故其所謂德者皆當其未成而言之有名而無實亦宋儒之歸哉

有曰以德曰尚德曰知德曰德不孤曰懷德曰好德曰亂德之類皆指有德之人也又有對怨而言者如曰以德報怨曰有德色皆指恩

徵以亂德之徒言与此殊訓

惠而言之

達德者謂德之通人人皆有之者也子思此言本於孔子所謂君子道者三然亦以夫婦之愚不肖所與知能行言之則微乎微矣豈孔門之舊哉因子思有此言而孟子又言仁義禮智人皆有之皆所以與老氏爭仁義之非偽也而道德之名紊焉思孟皆以關邪說為主所以失也學者思諸

至德者謂德之至者也孔子稱泰伯以其讓稱周以其恭書以允恭克讓稱堯其為至德可知已然自非聖人之恭讓則未足以為至德焉泰伯之讓以天下

爾雅叙訓式微
微乎微乎

五

四

三

二

論語徵父在規其志章
敏德者各隨其材所
敏而成焉

六

周之恭以天下。是其所以為至也。以孝為至德者。以
其為為仁之本也。周官至德者。謂聖人之德為萬世
之標準也。敏德者。謂德以性殊者也。
明德者。顯德也。謂其德著明。眾所皆見也。故多以稱
在上之德焉。左傳成。縛引詩。其德克明。而釋之曰。照
臨四方曰明。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眾仲對曰。敢
不承受君之明德。宮之奇曰。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
馨香。神其吐之乎。臧文仲曰。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
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大史克曰。顓頊氏有不才
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

德。以亂天常。臧武仲曰。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
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晏平
仲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
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是皆泛稱君德而已。不
必拘明字矣。王孫滿曰。桀有昏德。鼎遷于商。德之休
明。雖小重也。其奸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
底止。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孟
僖子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皆
汎稱聖人之德而已。不必拘明字矣。然亦以其德顯
明。眾所皆言之。朱子虛靈不昧。主心學古所無也。

孟僖子為臧孫統

仁齋先生以聖人之德光輝發越為解。僅足以解中庸引詩予懷明德而已。皆求之太深之失也。左傳非僻書一家未之考。果何謂也。

仁四則

仁者謂長人安民之德也。是聖人之大德也。天地大德曰生。聖人則之。故又謂之好生之德。聖人者古之君天下者也。故君之德莫尚焉。是以傳曰為人君止於仁。聖人也者不可得而學矣。後之君子學聖人之道以成其德者。仁為至焉。故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言所以命君子者以仁也。故孔門之教必依於

仁。謂其心不與聖人之仁相離也。故仁者聖人之大德。而君子之所以為德也。蓋聖人之德莫不備焉。何唯仁。故仁者聖人之一德也。然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以其仁天下後世也。故仁者聖人之大德也。聖人之道。眾美所會萃。亦何唯仁。人之學聖人之道者。德以性殊。亦何皆仁。然聖人之道。要歸安民而已矣。雖有眾美。皆所以輔仁而成之也。人性雖殊乎。然無知愚賢不肖。皆有相愛相養相輔相成之心。運用營為之才者一矣。故資治於君。資養於民。農工商賈皆相資為生。不能去其群。獨立於無人之鄉者。唯人之性。

為然。夫君者群也。是其所以群人而統一之者。非仁乎。安能焉。學而成德者。雖各以性殊乎。其所學者。皆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要歸安民。故君子苟不依於仁。何以能和順聖人之道。以養成其德乎。辟諸啗人。不以五穀。亦瘠而死耳。且君之使斯民。學以成其德。將何用之。亦欲各因其材。以官之。以供諸安民之職。已。故聖人之德。雖備乎。君子之德。雖殊乎。皆所以輔夫仁也。且先王有聰明睿知之德。制作禮樂。立是道。俾天下後世由是焉。而後之君子。奉以行之。是雖有聰明睿知之德。將安用之。且先王之立是道也。以仁

八倍子曰。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禮何。

辨名中庸解。孟子音皆不與以流合。

故禮樂刑政。莫非仁者。是以苟非仁人。何以能任先王之道。以安天下之民哉。故孔門之教。以仁為至。以依於仁為務。而不復求為聖人者。古之道為爾。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夫道屬先王。德屬我。唯依於仁。而後道與我可得而合焉。此古來相傳之說也。後世儒者。不知聖人之道。是以不知仁。其說曰。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又曰。人欲淨盡。而天理流行。又曰。有專言者。有偏言者。是其所見。根於佛老。故其學。主理主心。又誤讀中庸。孟子而以仁為性。性人人殊。則又以為其殊者。氣質所為。而理與聖人一矣。是

其意謂仁者愛人。然愛者情耳。方其靜也。安見夫所謂愛者乎。然若愛之理。則稟諸天而具于心。是即仁而心之德。為爾人生之初。不與聖人殊。祇氣質人欲所錮。仁乃不全。及於學成。而人欲盡。氣質化。則無適非仁矣。又其意謂天地之道。生生不已。稟諸人為仁。故以流行見生生之意云爾。又其意謂仁為心之全德。故兼義禮智信。是專言之仁也。其與義禮智信對言者。偏言之仁也。殊不知仁者德也。非性也。況理乎。仁以愛之。特言其一端耳。安得盡於仁乎。且孔子所謂愛人者。謂為民父母也。苟非安民。烏足以為民父

母乎。宋儒主心。主心而語愛。則釋迦亦仁人耳。其無安民之德。則非吾所謂仁也。氣質可變乎。人欲可盡乎。何德非心。苟以仁為全德。豈有所謂衆德乎。專言偏言。豈非妄乎。皆肆言其理而未睹夫道之失也。仁齋先生乃曰。慈愛之德。遠近內外。充實通徹。無所不至。是又泥孟子。而欲擴充惻隱之心。以成仁。不屬諸先王而屬諸人人。不知歸諸安民。而徒以慈愛言之。故其弊遂至以釋迦為仁人。豈不謬乎。且孟子所謂擴充四端者。論說之言耳。初非語成仁之方也。辟諸一星之火。至於燎原。一寸之苗。至於參天。苟使握而

長之引而伸之則火滅苗槁已假以風鼓之假以雨露灌溉之然後可以馴致燎原參天之盛也人亦若是焉禮樂以養之然後成仁德也不知者則謂禮樂外物也非在戎者焉是不信聖人之教而欲以其私智成仁者也烏知風與雨露假之於外而其功若是其大焉乎禮樂之道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猶風雨自天祐之邪仁齋與宋儒均之不學無術已

有稱仁人而曰仁者如三仁以德如管仲以功二者皆以安民言之宋儒求仁於心故其說至管仲而窮矣仁齋亦求諸心其所以異於宋儒者唯不言天理

周語單襄公曰古者
豐功習之仁

人欲已故其說亦至管仲而窮矣其謬可見已

有稱仁政而曰仁者如曰知及之仁能守之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曰當仁不讓於師及諸子問仁皆是也大氏問政與問仁相類問政者一邑之政也皆其人為宰而問今日所行焉問仁者一國之政也皆為其它日或得為一國之政而預問焉如孔子之告顏子子張直以天下言之可以見已行仁政以脩身為本身苟不脩雖行仁政民不從之中庸舉九經首脩身亦此意故孔子所答皆脩身之事焉後儒不知之誤以為語成仁之方謬之大者也夫先王之教詩

書禮樂而已矣。禮樂不言，習以成德，豈外此而別有所謂成仁之方乎？且先王之道，本為安民立之，故其言脩身者，亦皆以為行仁之本已。豈徒成已哉？後儒徇聞莊周內聖外王之說，而謂天下國家舉而措之，是以其解仁或以天理或以愛專歸重於內，而止於成已，豈不悲乎？
有論說道藝而曰是仁也者，是非稱先王之德也，亦非稱仁人與仁政也。乃贊道之德者已，後儒不察，混而一之，詳見下仁義。
智二則

智亦聖人之大德也。聖人之智不可得而測焉，亦不可得而學焉。故岐而二之，曰聖曰智，是也。故凡經所謂智，皆以君子之德言之。如知禮知言，知命知人，是也。知道者，知先王之道也。是統其全言之，無所不包。故難其人焉。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難辭也。知禮者，知先王之禮也。知言者，知先王之法言也。之二者，道之分也。分而言之，所以便學者也。先王之教，詩書禮樂，詩書言也。義之府也。知言則知義，知禮與義則道庶幾可以盡焉。不言樂者，亦難其人焉。孔子稱臧文仲不智者三，皆謂其不知禮矣。可見古者

五勝文上二百官政人皆可謂曰知

以不知禮為不智已。孟子知言亦謂知先王之法言也。苟能知先王之法言，則規矩在我，足以知人之言焉。故下以詖淫邪遁言之耳。後儒不知道，故直謂孟子知人之言也。聽訟吾猶人也，是雖孔子不敢自道過也。然又每以規矩為言，則知其知言亦謂知先王之法言已。知命者，知天命也。謂知天之所命何如也。先王之道本於天，奉天命以行之。君子之學道亦欲以奉天職焉耳。我學道成德而爵不至，是天命我以使傳道於人也。君子教學以為事，人不知而不愠，是

之謂知命。凡人之力有及焉，有不及焉，強求其力所不及者，不智之大者也。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後儒或曰：知其所以然之理，或曰知吉凶禍福，或曰名利得失，毫不動心，皆不知道者之言也。已知人者，謂知仁賢也。是智之大者也。書曰：在知人在安民。是臯陶立智仁二德以為萬世法，蓋制作禮樂者聖人之智而非通下者焉。然至其所以平治天下者，則不出於是二言也。雖後世之君雜霸之主，亦非是二者則不能成其隨分之治也。至哉言乎！孔子曰：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禹曰：咸若時，惟帝其難之。是

雖堯舜亦有所不能是二者也豈非至言哉且先王之道為安民設則宜若莫大於安民者而人先之孔子稱智仁亦智先於仁是無它安民之道非知人則不能行故也貞觀政要權官第七卷上元自古贊聖賢之君必言其得賢人而臣之而其它善政不遑及之者為是故也故智之為德莫大於知人焉祇所謂知人者世儒多謂人之智愚賢不肖其所長其所短妍媸悉照毫釐弗遺是謬之大者也大氏古所謂知人者在知其所長而其所短不必知焉及其至者則必稱能知仁賢之人謂之知人焉故樊遲不達知人之義則子夏釋之曰舜舉

魏志本紀注魏不自知人善察推眩以偽

臯陶湯舉伊尹可見古之道為爾夫人之知人各於其倫唯聖知聖賢知賢人之為才相倍蓰相什佰千萬則賢者之難知豈不宜乎況我不及其賢而能知之如高宗之於傅說在傅說子史記春秋左傳桓公之於管仲可不謂難乎不爾堯之於鮌徒知其才而不知其惡謂之不知人可乎故堯之知人在知舜而不在知鮌古之道為爾後之學者昧乎斯義而欲悉知其長短得失無所逃其藻鑿是曹孟德之所尚耳豈古之道哉然求其所以失之則昉於孟子公孫丑上邪孟子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其意亦謂聖人之道率人性而立焉祇好辯之甚不覺

其言有弊耳後儒弗之察乃以天下之理曉然洞徹

其言有弊耳後儒弗之察乃以天下之理曉然洞徹
莫所疑惑為解殊不知是世俗所謂智而非先王之
道所尚也孔子曰擇不處仁焉得知又曰知者利仁
是其意謂知仁莫尚焉不知者則又謂窮盡天下之
理而後知仁莫尚焉故宋儒有格物窮理之說又不
知窮理本贊聖人作易之言而非學者之事也大學
所謂格物者謂習其事之久自然有所得有所得而
後所知始明故曰物格而后知至豈窮盡天下之理
之謂哉苟非遵先王之教習其事之久則所知皆世
俗之知也何以能知仁之可尚乎故孔子所謂知禮

辨名

其

知言知道知命知人皆以先王之道言之者也宋儒
所謂格物窮理是是非非之類皆以世俗之智言之
者也祇小人伎力君子伎心是以世之君子喜自用
其智而不肯遵先王之道者比比皆然故孔子每稱
好仁好德好禮好義而未嘗稱好智者為是故也又
曰好學近乎知可見不遵先王之道則不能成其智
也學者其思諸

孟子有德慧術知之文是古言也非孟子所創也謂
慧由德而生智由道術而生者也古之所謂知者必
學道術以成其德而知慧至焉格物致知是之謂也

辨名

其

知之不由德術來者不足以為知古之道為爾

聖四則

聖者作者之稱也樂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
表記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古之天
子有聰明睿智之德通天地之道盡人物之性有所
制作功侔神明大禹謨利用厚生之道於是乎立而萬世莫
不被其德所謂伏羲神農黃帝皆聖人也然方其時
正德之道未立禮樂未興後世莫得而祖述焉至於
堯舜制作禮樂而正德之道始成焉君子以成德小
人以成俗刑措不用天下大治王道肇是矣是其人

倫之至參贊造化有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

宜而立以為萬世之極孔子序書所以斷自唐虞者

為是故也三代聖人亦皆遵堯舜之道制作禮樂以

立一代之極蓋歲月弗及人亡世遷風俗日漓以汚

以衰辟諸川流滔滔不可得而挽也三代聖人知其

若是乃因前代禮樂有所損益以維持數百年風俗

使其不遽趨衰者於是乎存焉夫堯舜禹湯文武周

公之德其廣大高深莫不備焉者豈可名狀乎祇以

其事業之大神化之至無出於制作之上焉者故命

之曰聖人已至於孔子則生不遭時不能當制作之

任而方其時先王之道廢壞已極乃有非先王之道而命以為先王之道焉者有先王之道而黜不以為先王之道焉者是非淆亂不可得而識也孔子訪求四方釐而正之然後道大集於孔子而六經於是乎書故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是之謂也且其一二所與門人言禮樂者制作之心可得而窺矣故當時高第弟子如宰我子貢有若既稱以為聖人者不翅以其德亦為制作之道存故也段使無孔子則先王之道亾久矣故千歲之後道不屬諸先王而屬諸孔子雖邪說異教之徒亦莫有謂孔子非聖人者

則宰我子貢有若之言果徵於今日焉耳矣夫孔子之德至矣然使無宰我子貢有若子思之言則吾未敢謂之聖人也以吾非聖人而不能知聖人也夫我以吾所見定其為聖人僭已僭則吾豈敢我姑以衆人之言定其為聖人無特操者已無特操則吾豈敢雖然古聖人之道藉孔子以傳焉使無孔子則道之亾久矣千歲之下道終不屬諸先王而屬諸孔子則我亦見其賢於堯舜也已蓋孔子之前無孔子孔子之後無孔子吾非聖人何以能定其名乎故且比諸古作者以聖人命之耳

二 周禮六德曰智曰聖是岐聖人之德而二之以為君子之德蓋人之性不同故其智有能通禮樂鬼神之道者命之曰智有能通禮樂鬼神之道者命之曰聖故其所謂聖亦非若聖人之德焉唐虞九官乃有九德周六官乃有六德德以性殊德成而官之故虞周官制之異其立德所以不同也故智者冢宰之材也仁者司徒之材也聖者宗伯之材也義者司馬之材也忠者司寇之材也和者司空之材也冢宰掌邦治以知人為要務司徒掌邦教職在親民宗伯掌邦典乃禮樂鬼神之事司馬掌邦政乃賞罰黜陟軍旅田獵之

事非義則何以得其宜乎司寇掌邦刑非懇篤詳悉能盡其心者不能也司空掌邦事順水土之性和百工之業以此觀之聖智之分可見已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左傳臧武仲行人譏其非聖人是古來皆稱智之微妙者以為聖也宋儒林氏以新東坡湯武論後儒有謂湯武非聖人者是無忌憚之甚者也其說本於誤解孔子武未盡善孟子性之身之焉殊不知孔子語樂而未及舜武之德孟子但言堯舜生知而湯武乃學堯舜之道以成其德耳豈優劣之論乎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作者七人其所制作禮樂政教

君子學焉故祀諸學傳曰釋奠於先聖先師又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禴禡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是學無所祀之神何所受成何所告詩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在泮獻功是其事也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類宮周學也祭義曰天子設四學是天子大學兼四代之制合祀四代聖人者審矣夫古者祭祖配之天則祖宗與天一矣是天子興大事其所受命唯天與先聖已故曰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是君子所畏亦唯天與先聖已。是雖異代聖人尊崇之若是其至也。況夏之於禹商之於湯周之於文武皆開國太祖道所自出天下無貴賤奉其禮樂法制不敢違之而奚議為古之道為爾。故孔子而上莫有優劣聖人之德者矣。夫聖人亦人耳人之德以性殊雖聖人其德豈同乎。而均謂之聖人者以制作故也。唯制作之迹可見矣。就其可見以命之而不敢論其德尊之至也。古之道為爾。後儒貴精賤粗之見為主於內。故不知禮樂謂之道也。又不知聖人之稱因制作命之也。

徒以其德論之。而不知德以性殊也。德之殊不足以病其聖也。妄意謂聖人之德宜一焉。而睹其有殊則曰孔子優於堯舜矣。曰湯武非聖人矣。豈非無忌憚之甚者乎。尋其禍端亦昉於子思孟子已。方子思之時。老氏之徒盛而有謂孔子非聖人者。故子思作中庸書專贊孔子之德。孔子學先王之道者也。故子思言學可以至聖人。不唯生知為聖人。孔子非作者。故唯以其德言之。然子思孔子之孫而親見孔子。其所傳之未渝也。故其論道必以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論孔子必以雖善無位不能制作禮樂。古之道存故

辨名一

以設亦與辨道殊說

也。至孟子之時。墨翟鄒衍刑名之流皆有所創作。各以為道。是孔子所謂不知而作之者也。故孟子亦唯以德言聖而不復及制作。然其意謂古之聖人皆作者也。孔子非作者也。故以孔子比古之聖人。難乎為言。於是乎旁引古之賢人德行高者比諸孔子。以見孔子之盛也。是其以夷惠為聖人。古所無而孟子取諸其臆以濟一時之辯。不復顧其有後災者。雖非其罪亦其過也已。夫聖人聰明睿智之德受諸天。豈可學而至乎。其德之神明不測。豈可得而窺乎。故古之學而為聖人者。唯湯武孔子耳。故古之善學聖人者。

辨名二

必遵聖人之教禮樂以成德子思所言是已孟子雖
言不及禮樂然其所謂人言子下可以為堯舜者亦唯謂服
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而已矣不必求為聖人
也後儒乃不察二子所以言之意妄意求為聖人於
是乎欲詳論聖人之德以為學者之標準遂有聖人
之心渾然天理陰陽合德不偏不倚之說是其操心
之銳以聖智自處喜測其不可測者而以不可學者
強之人人其究必立德之至者以律之則其優劣古
聖人之德亦勢之所必至也其說雖根於孟子然所
附益豈小小哉要之不學之過也已豈不悲乎

博物志文粹

聖人賢人之名古亦未有所階級之也唯聖人以命
作者而賢人者以材德言之拔乎其萃之名也夫聖
人亦拔乎其萃者也故差而降之賢者亦有數焉宰
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上亦易大傳曰可久
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段使後人措辭必曰
聖人故知賢人泛稱已至於揚子雲始曰聖人之言
如天賢人之言如地自是之後聖賢遂為階級之名
也至謂孔子大聖顏子亞聖孟子亞聖之次則亦竊
倣浮屠如來菩薩補處之稱可謂近戲已

禮三則

近思錄觀聖賢
名義集十種通覽

粹

五

類專也類制
類之謹言類頭
能專正天下道
斷之辨爭貞
史魯世家見

禮者道之名也先王所制作四教六藝是居其一所謂經禮三百威儀三千是其物也六藝書數為庶人在官者府史胥徒專務御亦士所職射雖通乎諸侯禮記射義其所謂射以禮樂行之非若民射主皮者比焉唯禮樂乃藝之大者君子所務也而樂掌於伶官君子以養德耳至於禮則君子以此為顯業是以孔子少以知禮見稱之周問禮於老聃昭十七之邾禮通之宋唯禮之求禮記射義子夏所記曾子所問七十子皆斷斷於禮見檀弓諸篇三代君子之務禮可以見已蓋先王知言語之不足以教人也故作禮樂以教之知政刑之不足以

安民也故作禮樂以化之禮之為體也蟠於天地極乎細微物為之則曲為之制而道莫不在焉君子學之小人由之學之方習以熟之默而識之至於默而識之則莫有所不知焉豈言語所能及哉由之則化至於化則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豈有不善哉是豈政刑所能及哉夫人言則喻不言則不喻禮樂不言何以勝於言語之教人也化故也習以熟之雖未喻乎其心志身體既潛與之化終不喻乎且言而喻人為其義止是矣不復思其餘也是其害在使人不思已禮樂不言不思不喻其或雖思不喻也亦未如之

剗削也功也
分也

何矣則旁學它禮學之博彼是之所切剗自然有以
喻焉學之既博故其所喻莫有所遺已且言之所喻
雖詳說之亦唯一端耳禮物也衆義所苞塞焉雖有
巧言亦不能以盡其義者也是其益在默而識之矣
先王之教是其所以為至善也是禮樂之教雖在默
而識之然人之知有至焉有不至焉故孔子有時乎
舉一隅以語其義義者先王所以制禮之義戴記所
載皆是已祇人之知有至焉有不至焉故七十子之
信先王者不及孔子之信先王也其人之信七十子
者亦不及七十子之信孔子也故其欲喻人之急論

莊子齊物論寓言

說其義之弗已日以蔓衍以至於戰國之時義遂離
乎禮而孤行不復就禮言其義觀孟子書可見已自
此其後去古益遠義理之說益盛囂然以亂天下先
王孔子之教蕩乎盡焉悲夫如漢儒以仁義禮智為
性乃本於孟子仁義禮智根於性然孟子豈以此為
性乎仁智德也禮義道也先王率人性以立道德故
孟子謂根於性耳祇其好辯與外人爭口不擇言取
諸臆以言之致其旨遂晦也至於程子解禮樂專以
序和為言是其意以禮樂為粗迹以其理為精微故
以序和言之豈不老莊之遺乎段使其言之是乎先

辨名

三十一

鹵莽莊子注云猶粗率也
字曲云輕脫苟且也

起信論取勝業編知色無礙
自在故去大悲者注色無礙
自在者如華嚴說乃有多
種今各舉四大小無礙謂
一皆偏法界而不壞諸根
之性又不雜諸根之相二
互用無礙謂現色猶然尚
不礙於體性空而應緣
無礙謂因迴之身十方奇
應多極頓感身心不分

王之不以序和為教而故作禮樂是其智不及程子
不爾亦喜故難人也且序豈足盡禮而和盡樂乎可
謂鹵莽已朱子釋禮曰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是
其意亦非不識禮為先王之禮然既以為性則難乎
其言故以天理彌縫之而謂禮雖在彼乎其理具于
我則禮庶乎可以為性云爾亦佛氏事理無礙之說
耳此皆不善讀孟子之失也試觀孟子既曰恭敬之
心禮也而又曰辭讓之心禮之端也則知其心急於
爭內外不復擇言任口言之故或以恭敬或以辭讓
初無定說焉夫恭敬辭讓之不足以盡禮雖孟子豈

不知之乎祇以行禮之心言之而不及禮之義則亦
謂先王率人性以立道而不直以為性者豈不章章
乎哉如仁齋先生以仁義禮智為德亦爭性與德之
名耳其實亦不出宋儒之見也故其釋禮曰尊卑上
下等威分明不少踰越其舍先王之禮而為是言豈
勝宋儒而上之乎且其言但以在外者言之而不與
孟子恭敬辭讓之心相應亦自與其以為德者相盪
何況足以盡先王之禮乎嗚呼先王之思深遠也在
千載之上而既知言語之教不足以盡乎道是故制
作禮樂以教人而後之學者猶且舍其教唯言語是

務夫舍其禮而不使學而欲以己之言盡夫先王之禮多見其不知量已辟諸舍彼規矩準繩而不用曰汝苟用吾言則雖舍規矩準繩亦足以爲方圓曲直焉豈不妄哉

書曰天秩有禮是堯舜之制禮奉天道以行之所以神其教也如三代天子出一政興一事亦皆祀祖宗配之天而以天與祖宗之命出之以下筮行之古之道爲爾後儒不識其意而以爲天者自然也謂自然有是禮也是其天理節文之所本自殊不知以天爲自然者老莊之意而古所無焉若果使禮自然有之

則如三代殊其禮其謂之何故其究不得不以天理爲精微以禮爲粗迹苟得其精微則若其粗迹左之亦可右之亦可也然則如曰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亦何守其粗迹若是其嚴也故其究亦不得不外三代之禮而別立一定不易之禮矣故程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夫周禮者周公所立成王伯禽親受之周公而既爲非禮則程子所謂禮豈非外周禮而別有之乎嗚呼外先王之禮而別立己所謂禮其僭妄亂道之極可以見已

周禮以禮教中是或釋者之言誤入經文者已然亦

通乎聖人之道
而已矣注中即禮正即
智因解備矣

古之言也。蓋先王立禮以為民極。極中也。使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故謂之中焉。非使人求無過不及之理以為禮也。書曰：民心罔中，惟爾之中。是所謂中者，聖人所獨知，而非衆人所及。故立禮以為民極也。後世義理之學盛，而儒者唯義理是視，不知就禮以求其中，徒取中其臆，而謂是可以合禮焉。如周子以中正易禮智是也。人間北看成南，東家之西，西家為東，恣以其意言之，而中於是乎移。極於是乎壞，豈不悲乎！且聖人之立禮也，慮世之日趨文也，故其以為中者，豈必無過不及之謂乎？學者思諸。

辨名上

二十九

見於道六章序

義八則

義亦先王之所立，道之名也。蓋先王之立禮，其為教亦周矣哉。然禮有一定之體，而天下之事無窮，故又立義焉。傳曰：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禮樂相須，樂未有離禮孤行者。故曰：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禮以制心，義以制事。禮以守常，義以應變。舉此二者，而先王之道庶乎足以盡之矣。故古者多以禮義對言，為是故也。人多知禮為先王之禮，而不知義亦為先王之義。故其解皆不通矣。蓋義者道之分也，千差萬別，各有所宜。故曰：義者宜也。先王既以其千差萬

別者制以為禮。學者猶傳其所以制之意。是所謂禮
 之義也。而其以空言傳者。是所謂義也。故禮義皆自
 古傳之。豈非先王之義乎。韓退之曰。行而宜之之謂
 義。朱子曰。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是皆不知義為先王
 之義。乃取諸臆以為義也。夫取諸臆以為義。是非義
 之義所由生也。朱子本於孟子義內之說。然孟子之
 意亦謂先王率人性以立道。故義有所合於人心耳。
 豈以義為性乎。其在先王誠亦取諸其心焉耳矣。然
 先王之意本為安民故也。且其聰明睿智之德。通天
 地之道。盡人物之性。故所立以為義者。千差萬別。各

合其宜。是豈人人所能哉。且不知義以安民為本。徒
 據宋儒之說。取諸其臆。以為義。是後世之說。雖若可
 觀。而其所以鑿於先王之道者。為是故也。又如以裁
 割決斷為義。亦執先王之義。而以此裁割決斷已苟
 不知先王之義。則猶空手裁物。安能之乎。又人多以
 義理竝言。如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是也是亦
 不知義者之言也。假如日行可百里。而不可二百里。
 是理也。必求其二百里。是非理也。一日而百里。二日
 而二百里。是謂之合理而已矣。未得謂之合義焉。猶
 之行百里。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莫大夫

奔喪唯父母之喪見
星而行見星而舍

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
母之喪者是所謂禮也去父母之邦遲遲吾行豈窮
日之力哉是所謂義也故理雖不學可知而若禮與
義非君子則不能知之故人之不為非理之事未足
以為君子唯不為非禮與非義然後可以為君子也
故以義理並言者不知義者之言也人有恒言曰是
某詩之義也是某字之義也是豈有裁割斷制之意
哉亦以古來相傳者命為義已如詩有六義亦豈裁
割斷制之意哉以謂用詩之道古來相傳有此差別
已又如老子所謂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

後義失義而後禮是雖譏聖人之道乎亦可見古人
以古言言之其意以仁義禮為先王所造為非自然
之道故有是言已告子義外之說亦然若使告子果
不知義則孟子必辯之觀於孟子不爾而但辯其內
外則知告子之言不謬也是老子告子孟子皆以先
王之義為義也孟子曰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又曰人
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而義不可勝用也是裁
割斷制之說所本也夫人皆有羞惡之心是故匹夫
匹婦自經於溝瀆以死是豈義哉且人之所不為者
豈皆合於義乎孟子而以此為義亦妄已故知孟子

之意必不爾也。古之君子行一事，出一謀，不取諸其臆，而必稽諸古，援先王之禮與義以斷之。是以古人有所論說，必引詩書者，以斯道也。又如仁齋先生以義為德，其言曰：為其所當為，而不為其所不當為之，謂義是據。孟子之言為是解，然其所謂所當為所不當為者，吾不知自取諸其臆歟。將取諸先王之義歟？若自取諸其臆，則亦朱子之意而易其辭者已。若取諸先王之義，則豈可以為德乎？其謬可見已。嗚呼！先王之制義誠亦上無所稽，而獨取諸其心，是其所以為聖人也。後之君子學成其德者，其或一二取諸其

心者，亦何無之。然是又非人人所能矣。無規矩故也。後儒之教人，乃舍先王之義，而使自取諸其臆，豈不謬乎？是無它，不知孟子之言皆有所為而言之，而必欲援其言以為解故也。辟諸醫以藥治病，病愈後，猶服其藥，弗已，惑之甚者也。

古者未有以義為德之名者，唯周禮六德有之。蓋以大司馬之材言之也。大司馬掌賞罰黜陟，軍旅田獵之事，而賞罰黜陟以當乎義為貴。軍旅田獵皆取當於急遽之際，故非熟於先王之義，應變不謬者不能已。然是士君子之本業，凡仕者皆然，故它書莫有以

為德者也。如曰義士也。曰義人也。皆以其所為合乎
義。遂贊其人之言也。皆以一事言之。其實非以為德
之名也。

三
如曰君臣有義也。主臣言之。蓋君統其全者也。先王
之道在安民。是以非仁人則不能任道矣。故曰為人
君止於仁。臣亦任先王之道者也。然君統其全。而臣
任其分。各有官守。各有所事。千差萬別。非義則不能
故以義為臣之道也。如教子以義方。亦謂教臣之道
也。各有官守。彼不通此。是之謂方。唯義為爾。論語曰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又曰行義以達其道。謂仕以

行其所學先王之義也。

四
易大傳曰。何以聚民。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論語曰。見利思義。又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是
民以營生為務。故以財利為心者。民之業為爾。君子
學先王之道。仕以共天職。故以義為其道也。理財正
辭。禁民為非。亦略舉仕者所務。官守之事言之。理財
者。冢宰司徒司空之事。正辭者。宗伯之事。禁民為非
者。司馬司寇之事也。
五
古以詩書為義之府。書者帝王大訓。萬世奉以為道。
而其片辭隻言。足援以斷事。故謂之義之府者。不亦

然乎。至於詩之為義之府，則人多難其解矣。夫古之詩，猶今之詩也。其言主人情，豈有義理之可言哉？後儒倍三七年孔疏又弟子詩傳序以為勸善懲惡之設者，皆不得其解者之言已。蓋先王之道，緣人情以設之。苟不知人情，安能通行天下？莫有所窒碍乎？學者能知人情，而後書之，義神明變化，故以詩為義之府者，必併書言之。已是先王之教，所以為妙也。豈淺智之所能知乎？

有曰：德義之經者，德以人言之，義以事言之。故古有是言，如德之則義之府，亦以德義對言。倍三七年有曰：天之經地之義也。贊禮之言也。經者，謂禮之大

者，能持衆義如經緯之經焉。義者，謂禮之細者，各制其宜焉。所以謂之天地者，贊辭已。

仁義並稱，六經論語莫有是言矣。主行之故也。七十子而後，以論說道藝為務。論說之弗已，日見其趣愈益。自喜以言之，亦自不覺其流於玩先王之道也。是勢之所必至道之汚隆繫焉。於是乎以仁義並言，遂至於以命先王之道已。然其初去聖人未遠，故其言亦不盪於道。如禮運曰：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說卦傳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也。夫先王之

道雖博乎莫不歸於安民者是所謂仁也然仁不可
以言盡焉故作禮樂以教之是所謂藝也義亦先王
所立詩書所載是也先王之教立禮義以為人之大
端故書論語中庸皆以禮義並言而不以仁義並言
何則仁者大德也非義之倫也禮義皆道也非德也
仁義並言則比其非倫而遺乎禮故古之教不然而
至於論說道藝則有時乎以仁義並言如禮運說卦
之言焉禮運之所論說者在禮也故以仁義贊禮之
德已先王之禮雖繁乎莫不歸於安民者則仁其統
也經禮三百威儀三千皆有義存焉是仁統其全而

義分其細故曰藝之分仁之節也集眾義而禮立焉
仁成焉故曰協於藝講於仁講如講若畫一之講說
卦之所論說者在易也故亦以贊易之德已陽大而
莫不統焉故喻以仁陰小而有所別焉故喻以義陰
陽相須不可得而離渾渾淪淪何往非仁差差別別
何往非義是易禮運皆雖以仁義並言然未嘗岐仁
義以二之其所以不盤於道也又如樂記曰仁以愛
之義以正之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大傳曰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
下之至于禘名曰重鄉飲酒之義曰天地嚴凝之氣

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凡此之類亦雖皆論說道藝之言。然既已岐仁義而二之。有以盤乎孔門之舊者也。及其末流。聖人之澤將斬。儒者之道日卑。紛然與百家爭衡於戰國之際。唯咸輔頰舌。是務不復道先王之法言。自取諸其臆。以求勝墨氏尚仁。楊氏及刑名諸家。無仁亦無義。遂以仁義命諸聖人之道。有以別之而不知遺乎禮。如表記所謂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

及孟子以惻隱之心為仁。羞惡之心為義。是也是其意以救民為仁。誅亂賊為義。如日月之代照也。如刑賞之迭用也。然後道備而不偏焉。其言井然若有條理焉。粲然若可聽焉。而自不知其與先王孔子之道背馳也。夫天地有生殺。人有善惡。故聖人固好善而惡惡。刑賞於是乎生。然聖人之所以好善而惡惡。賞之刑之者。仁而已矣。故其立禮義也。以此君子之行禮義也。亦以此。故仁義並言者非矣。孟子諸家之意亦從夫義有差別。而見其有所不為之意。又推諸人心以見惡惡之心之為義。遂配諸仁以命道焉。蓋其

初以仁義贊乎禮則物尚在焉其卒直以仁義命諸道則遂失其物學者徒以仁義之名求道故也亦由其時論說方盛喜言其精微而義離禮而孤行古言漸廢故耳自此之後仁義之道遂為千萬世儒者之常言亦不替諸古之失也觀彼後世君子若宋諸老先生者其語學也務言脩善而去惡擴天理而遏人欲而不知先王之教唯導其善而惡自消也其語治也務言賞君子而罰惡人而不知先王之道唯在舉仁者而不仁者自遠也其論人也務備其長短得失而不知先王之道唯在用其長而天下無棄才也察

禮記經解引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

其源亦未必不自孟子導之則毫釐千里之差豈可忽乎學者審諸

孝悌一則

孝悌不待解人所皆知也但古稱至德者三泰伯之讓文王之恭及孝稱至德要道是也人無貴賤莫不有父母父母生之膝下如它百行或強壯乃能行之唯孝自幼可行它百行或非學無能行之唯孝心誠求之雖不學可能親者身之本身體之故人身君必以繼其志述其事為孝之至臣下必以立身揚名顯其父母為孝之至唯孝可以通神明唯孝可以感

詳名上

三

天地是其所以為至德也。和順天下，必自孝弟始。故先王立宗廟，養老之禮，以躬教天下，是其所以為要道也。孝弟忠信，孔門蓋謂之中庸。以其為不甚高，人皆可行之事，故學先王之道，必由孝弟始。辟諸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是之謂也。謂其可以馴致仁賢之德也。雖然，後儒喜論說之甚，遂以仁孝一之非也。孝自孝，仁自仁。君子惡舉一以廢百。段使一孝而足矣。則江革王祥既為聖人焉。故孔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言雖有孝弟，不學未免為鄉人。也是又學者所當知焉。雖然，周官

師氏既立，至德敏德，足以盡一切。更立孝德以教之。可見雖有它不善，苟有孝德，則先王所取也。先王之重孝若是夫。

忠信三則

忠者為人謀，或代人之事，能盡其中心，視若已事。懇到詳悉，莫不至也。或以事君言之，或專以聽訟言之。聽訟亦事君居官之事。然五刑之屬三千，至為繁細，而民之懷詐獄訟之情，難得彼此構怨，苟非能體其情，則不得其平。故周禮六德，忠為司寇之材焉。左傳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忠之屬也。可以見已子

以文行忠信
聖子記

以四教。文行忠信。忠為政事之科。政事者代君之事。故以忠命之。

信者謂言必有徵也。世多以言無欺詐解之。苟以言必有徵為心。則無欺詐不足道。如信字而近於義。言可復也。是其言雖有徵。必欲合先王之義。若言不合義。則雖欲踐其言。亦有不可得者。其究終至無徵也。朱子字而引約信曰。誓而訓信為約。是不知其解已。又如民無信不立。謂民信其上也。慎其號令。不敢欺民。則民信之矣。然信之而畏。不如信之而懷。故必能為民父母。而後民信之至焉。它如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及言字而

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矣。皆主為見信而言之。大氏先王之道。為安民立之。故君子之道。皆主施於人焉。苟不見信於人。不見信於民。則道將安用之。然不見信之本。在我。君子貴信者。為是故也。如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亦雖朋友之交。非若事親竭力事君致身之比。故淺乎言之。然朋友者。所以游揚其聲譽。達之於上者也。故中庸曰。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是先王所以立朋友之道。命之為信。故也。後之君子。或嫌其有所求而為之。故止責其信。而不及見信之意。其弊或至於獨立絕物。以為高也。矯枉之言。

辨名

終非先王為道不遠人之意。學者察諸。又如文行忠
信。信為言語之科。言語之道。貴有徵。故以信命之。如
曰言有物。是君子之言。所以有徵。故也。如後世諸儒
議論。雖美空言。無徵。豈敢望宰我子貢。言語之科哉。
忠信連言。亦以為人謀與人言者言之。如主忠信。亦
以此為主也。忠信之人。亦謂能此之人也。曰主忠信。
徙義。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禮義者。先王之道也。忠
信者。中庸之德也。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故學先
王之道。必以忠信為基。如易文言曰。忠信所以進德
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脩辭謂學詩書也。立其

誠。謂學禮樂也。詩書者。義之府也。故與徙義。可以學
禮。其意相發。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
不如丘之好學也。則雖有忠信。不學。未免為鄉人也。
祇學先王之道。不依中庸之德。則基之不立。欲行遠
登高。亦不可得矣。是孔門所以貴忠信之意也。孝悌
忠信。均為中庸之德。乃舍孝悌。獨以忠信言之者。蓋
其人未學。而能孝悌。是得諸性者也。其人或厚於內
而薄於外。則未可以施於人焉。先王之道。為安民設
之。故多主施於人者言之。忠信皆施於人者也。且有
以它人之事為己任意。故特以忠信言之者。近於道

也。程子曰：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此見彼主忠信等之言，而謂徒以為人謀與人言者言之嫌乎狹。故作是解，亦不知先王之道為安民設之，而動求諸己。故己且盡已，未足以盡忠字之義。今人為宋儒之學者，為人謀而不聽，則多皆舍去不復顧之，曰：我既盡我之心矣，是不知忠字有懇到周悉之意，故也以實亦非信字之義矣。程子動求諸心，故作是解。已古止就言語上言之，豈必求諸心乎？仁齋先生曰：凡與人說有便曰有，無便曰無，多以為多，寡以為寡，不一分增減，方是信。即宋儒之說也，亦不知古止以施於人。

字而曾子曰注

辨名上

四十一

性理大全信部上蔡謝
氏曰忠也猶形影也無忠
微則不出未

者言之故。至於信近於義，信賞必罰之類，則別為約信之解，可謂蔓已。仁齋先生又曰：忠信皆就接人上言，是措辭之未善也。忠在事君及為人謀，豈特交際乎？又曰：忠信有朴實不事文飾之意，是亦見彼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而妄解者也，不可從矣。至於先儒以忠信如形影者，則仁齋先生駁之是矣。
怨一則
怨之解見論語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此八字一見於答仲弓，是正文也。再見於答子貢，是註入正文也。上文曰：其怨乎？傳論語者，乃以此八字解怨字。

辨名上

四十二

耳故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是也祇恕於文如心為恕故己之所欲以施於人亦恕也然其事廣大非學者所能且人心不同所欲或殊故止以己所不欲言之耳孔子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近譬諸己心是恕也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乃未能立之達之則僅不施其所不欲己故曰仁之方也忠恕連言者忠亦以恕行之為人謀代人之事者亦近譬諸己心而後能視人之事如己之事也程子以推己為解無不可者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古來相傳之說何更為解

按先王之道為安民設之而長成輔養之意與往不在者是先王親民心加己心而之道也故君子百夫之

而程子更為解者乃嫌其止言所不欲而不言所欲其義似窄故已然繁以推己為說則或至於以小人之腹窺君子之心者亦有之唯務明白齊整而不能深長思之宋儒之病皆爾仁齋先生曰有寬宥之意又有忖度之意言每忖度人之心而不以刻薄待己乃引書札中恕宥恕察等文然其義皆盡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八字之中矣且所謂寬宥不刻薄者先王之道為安民設之而長之成之輔之養之之意無往不在則不唯恕字為然已乃懲於宋儒刻薄之弊故有是說耳又不知論語多注入正文者故於曰其

怨乎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疑其意重複也至於
同上引子貢所謂我亦欲無加諸人則亦自不知踵宋儒
 之誤也大氏忠信僅足為學問之基而忠恕乃為依
 於仁之方故古人言忠恕者大於忠信學者思諸
 誠一則

誠者謂發於中心不待思慮勉強者也纔欲誠則涉
 思慮勉強故誠者不可得而為者也故先王孔子之
 教有忠信而無誠以其不可以為教也其見傳記者
 曲禮曰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誠者
 天地之德也鬼神之德也故禱祠祭祀貴誠然誠者

不可得而為者也由禮行之自然誠至故云爾檀弓
 曰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
 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是伯高既死
 死者無知故孔子惡不誠又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
 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
 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是言凡有發我中
 心所欲為者則為之而無復顧慮是誠也信謂不疑
 也凡心有所不安者則不為是信也皆待死者之道
 也郊特牲曰用犢貴誠也是祭天與天子適諸侯膳
 皆用犢犢無知者也天之德誠故用之尊天子比於

天故亦用之。僅此類已。及於老氏之徒。謂先王之道為偽。而子思作中庸言誠者始盛焉。然其意謂誠者天地之德也。鬼神之德也。性之德也。聖人之德也。天地鬼神皆無思慮。勉強之心者也。故以誠為其德。雖匹夫匹婦之愚不肖。其所得於性者。皆不思而知。不勉而能。故曰性之德也。性者人之所得于天。故曰誠者天之道也。聖人之於道。皆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故以至誠稱之。誠之者。謂學先王之道。久與之化。習慣如天性。則其初所不知不能者。今皆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是出於學習之力。故曰誠之者人之道也。道在

外性在我。習慣若天性。道與性合而為一。故曰性外內之道也。故其大要在學以成德。成德則能誠。是中庸言誠之大畧也。大學誠意亦爾。謂物格則知至而自然意誠也。其用功全在格物。而知至以下皆其效已。文言所謂修辭立其誠。亦謂學禮樂以成德已。宋儒昧乎古言。加以好尚之偏。故其解二書皆失文義。或以誠為實理。為實心。為真實無妄。種種之解。益精益求精。皆不得於辭之失也。如仁齋先生以誠意與誠身爭其優劣。殊不知身者我也。凡身心相對。出于佛書如吾聖人之教。凡言身者。皆對道藝言之。道藝雖

性理字義誠部並田區氏曰誠者理之實然語不可易者也又上卷謝氏曰誠是二大理由專也
法字經心是地性之王居心地上性在王在性至無性在身心存性去身心壞法華經若持法華經其心身清淨

在外習之熟則成德於我是謂誠身德成則知自至
 知至則其好仁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其用功全在習
 道藝而熟之大學中庸豈有異義哉如誠於中形於
 外學者難其解者緣孟子性善所錮已中庸所謂生
 知安行者何唯聖人哉匹夫匹婦皆有所生知安行
 如饑而食渴而飲皆不思而得不勉而能亦生知安
 行也故習惡成性者惡亦誠矣是誠本非先王所以
 為教者子思為欲闢老氏故始發此義豈必執以為
 美德哉又如仁齋先生以無妄無偽爭其優劣亦不
 知朱子意謂無虛妄已其所謂春當溫而反寒夏當

熱而反冷夏霜冬雷桃李華五星逆行日月失度之
 類豈可為虛妄乎韓文公所謂東坡所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
 偽謂其不容人偽已非謂天不偽也嗚呼天豈可以
 偽不偽言乎是其於今言猶未知之況於古言乎
 恭敬莊慎獨六則
 恭者德之名也謂不自高也倨之反也宋儒乃有恭
 主容敬主心之說者非矣凡見於貌者本於心未有
 心無恭敬而能貌恭敬者矣故恭敬皆在心皆見於
 貌恭敬之分恭主已敬必有所敬為異耳故敬曰敬
 之恭不曰恭之堯之允恭舜之恭已皆謂不自高不

自聖不敢輕視人也。如堯知鮪之方命，圮族四岳曰：試可乃已。則用之。欲作禮樂，則登庸舜，是恭也。如舜之好問好察，邇言是恭也。如孔子稱子產曰：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恭敬之分可以見已。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亦以不輕視其君為恭。以敬其事為敬。孟子交際何心也？曰：恭也。曰：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亦不輕視人也。孟子稱柳下惠不恭也，惠之意謂天下無有道之君，故曰：焉往而不三黜？其視鄉人如螺贏與螟蛉，故曰：

爾焉能浼我哉？是皆輕視人之甚，故謂之不恭。恭字之義可以見已。
敬者，謂有所尊崇而不敢忽也。如敬天、敬鬼神、敬君、敬上、敬父母、敬兄、敬賓客，皆以有所敬言之。仁齋先生駁宋儒持敬者是矣。祇歷觀六經，其言敬者居多矣。如祇肅齊莊寅恭欽畏，其言雖殊，皆敬也。究其所以然之故，蓋先王之道以敬天為本，奉天道以行之。人之奉先王之道，將以供天職也。人唯以天為本，以父母為本，先王之道祭祖考配諸天，是合天與父母而一之，是謂一本。君者先王之嗣也，代天者也，故敬

高宗明王司敬底先非
天亂也祀無惡豆于昭

性理大主理部上茶謝
天理也人亦理也循理則
與天為一非我理也理
非理也天也

之民者天之所以命我使治之者也故敬之身者親
之枝也故敬之是先王之道所以敬天為本故也先
王之道敬天為本故君子之心毋不敬故經傳言恭
敬亦有不言所敬者焉如居處恭居敬而行簡脩已
以敬是也居云居處云者如居仁之居亦謂居身於
敬也宋儒之學主理貴知故其見六經言敬居多而
不得其說則歸諸心持敬之說所以生也蓋主理貴
知者不信鬼神不敬天以為天理也鬼神陰陽之靈
也理在我苟能盡理則天在我矣是其心既傲然不
恭矣以此而求敬之說所以不得其解也故徒持其

心不使出入命之曰敬夫持其心者亦心也以心持
心兩者交戰弗已韓非家語是浮屠之下焉者猶且所不為也
故徒欲持敬者未有能成者矣朱子晚悟其非乃曰
有所畏而然然未悟其主理貴知之非則雖悟猶不
悟豈不哀哉仁齋先生負英邁之資抱特見之智然
其不知古文辭也是以不能讀六經則不知敬天敬
鬼神先王之道以此為本故能知朱子持敬之非而
不自知其猶未離宋儒之域也猶且傲然自高獨任
其臆而岐先王孔子之道而二之是其論敬而曰徒
謂敬民事者所以有所不通也豈不惜乎學者察諸

按經傳所言有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
 畏之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者此主宗廟朝廷之上
 行大禮言之至於居不容申申夭夭則有不必然者
 焉宋儒不知一張一弛之道專務矜持至於有不近
 於人情者焉亦不知敬之本於敬天而徒持其敬故
 耳夫先王之道敬天為本詩書禮樂莫不皆然故學
 者苟識是意則學習之久自有不期然而然者何必
 持為若或以念念敬天言之則亦與持敬何擇也
 慎獨者謂務成德於己也大氏先王之道在外其禮
 與義皆多以施於人者言之學者視以為道藝而不

務成德於己者眾矣故又有慎獨之言其見於傳者
 唯大學中庸禮器有之獨者對人之名慎者留心之
 謂也言道雖在外然當留心於在我者而務成我之
 德是慎獨之義也本非敬之謂矣又非有未發已發
 之說矣宋儒之不知學聖人之道而直欲學聖人也
 見夫至誠無息而急欲學之遂立未發已發之目欲
 其無間斷故有戒懼慎獨之說又其專求諸心也故
 以獨為人不知而我獨知者而急欲就一念之微以
 施其力是皆杜撰妄說先王孔子之道所無也其意
 蓋以動容周旋中禮者為聖人是豈足以為聖人哉

段使其果為聖人。然其動容周旋所以中禮者，亦習以成德。則有不期然而然者。已豈容直就心施其工哉。夫先王之教如化工，生物習慣如天性，豈容力哉。宋儒之教如工人作器，夫玉石土木可攻以為器，心豈玉石土木之倫哉。故先王之教唯有禮以制心耳。外此而妄作，豈不杜撰乎。是其未發已發戒懼慎獨之說，自以為動靜不遺精密之至，而終莫有遵其教以造聖人之域者，可以知已。

五

諸書又有恭敬連言者，亦其義相關故也。先王之道敬天為本，故不敢自高，是恭敬所以連言故也。蓋堯

舜之所以不敢輕視其下者，為天意不可知故也。天或誘其衷，則魌驩堯何必。昔日之魌驩堯哉，大雅板言豈必出我下哉。孔子之不輕棄天下，亦天意之不可知也。故聖人之恭敬天之至也。

六

莊專為政主容以臨下言之，上天照臨日月星辰森如為人上者法之，是莊也。

謙讓遜不伐一則

謙與恭相似，但恭不敢高也，有卑意，謙不敢當也，有退意。如陳子禽曰：子為恭也，則謙也。讓爭之反，推以與人也。辭讓相似，辭者不受耳，遜不爭也，有柔順意。

昭元年左傳劉子曰義哉
為明能遠矣微禹吾
其魚乎

多以出言言之其言柔順不與物忤也如遜位揖遜
則讓也不伐者有功而不伐其功也皆盛德之事也
君子學禮樂以成其德則和順積乎中而其英華發
乎外者如此夫不伐者禹之德也讓者堯舜泰伯之
德也禹之功賴萬世而不伐大矣哉堯讓舜舜讓禹
正德之道於是乎成而萬古帝王之道立焉大矣哉
泰伯讓而文武之澤被一代亦大矣哉是皆非以一
己之節也非聖人其孰能之乎自孟子好辯歸重於
舜禹之受而堯舜之讓不明矣悲哉
勇武剛強毅五則

論語子罕子曰勇者
不懼

文獻通考兵考胡氏曰
三代藏兵於農
少儀曰侍坐君子君子
仲運曰沃劍首蓬蓬
問曰登莫莫也指退可
也是君子常帶劍之
証

勇亦聖人之大德也謂於天下之事無所懼也蓋聖
人之德舉其大者仁智盡之矣而又舉勇以參之者
以君子不可無武備也故於經在商書贊湯之德始
有勇智之稱可以見已周官有大司馬六卿有事而
出皆為將軍藏兵於農文射禮樂男子生懸弧三代
君子皆帶劍詩曰文武吉甫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
武備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豈不然乎然君子者
為將者也其勇豈武夫兵卒之比哉是其所以養勇
成其德者必於仁必於禮義故孔子曰仁者必有勇
子路問上勇則答以上義又曰勇而無禮則亂晉選

杜氏通曲... 皇帝之稱... 兵相... 而不改... 事物紀原... 受要... 中官... 置樞... 用郭... 置樞... 朝要... 事出... 謂之二... 三

將卻穀以敦詩書見選傳曰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
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
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
之謂盛德古之道為爾及於子思作中庸以知仁勇
為三達德專用之於學問之道是或一道也戰國而
後文武殊其術秦漢而後文武殊其官唐宋而後又
殊其政故今學者習以為常謂武非逢掖之事而古
意隱矣遂執子思之言而謂儒者之勇專用之於學
問者是執一而廢百者也學者察諸
武以戡亂言之戡亂不常有故多言勇而不言武

三

強勇相似強弱之反勇怯之反強弱意廣而勇怯義
窄故子路問強者勇也中庸大象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強
者勉強也上聲為是陸氏以為平聲者蓋古來以乾
為聖人之德而其意謂聖人無所勉強故也嗚呼聖
人亦人耳豈無所勉強哉亦不知聖人已且自強平
聲不成言也

四

剛柔之反與強勇殊義辟如木與金木柔而金剛至
於水則至柔而物莫能與之爭是強也非剛也剛強
之分可以見已朱子曰勇者剛之發剛者勇之體孔
子既以剛勇為六言之二其為二德者審矣可謂妄

隱在年公... 立剛者... 勇剛之...

辨名

已蓋其為人果敢烈烈不可干之是剛也如子房之
勇豈然乎是可以知剛勇之辨也如易剛柔以語卦
爻之德而易之道尚玩其象玩象以求之所包甚廣
故其所謂剛柔不與它書同宋儒混而一之故有是
失已學者察諸

毅亦剛之類以其力有所堪言之

清廉不欲一則

清者謂不為惡所污也如伯夷陳文子可以見已不
欲者寡欲也謂不汚財利也廉者廉隅之義故謂取
舍分辦截然也後世遂以不汚財利為廉後世之廉

春伯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即古之不欲也學者察諸

節儉二則

節者禮義之節也禮義皆有所限而不可踰越者是
之謂節節之云者守其限而不敢踰越也大節者乃
謂禮義之大限也皆道之目也自有聖達節次守節
之言而後世遂有節士節婦之稱以命其人之德已
儉者節用也如溫良恭儉讓宋儒誤以為聖人之威
儀遂謂儉不止節用者非矣蓋儉者仁人之道也王
者之大德也堯舜茅茨不剪土階三尺禹惡衣服菲
飲食卑宮室豈不然乎孟子所謂仁民而愛物蓋古

初氏魯兒五武不殺三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妄活五飲酒

言也。謂愛惜物也。因孟子又有愛牛之說。而宋儒誤以爲慈愛之愛者。非也。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皆不暴天物之義也。若徒以慈愛言之。則孰若浮屠之戒殺乎。孟子所以仁術言之者。欲以誘齊王。其好辯之失。率如是耳。如禮與其奢也。寧儉。亦謂節用也。觀於今也。純儉可以見已。又曰。富而好禮。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子思曰。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蓋禮必備物。貧則不可備。

矣。雖不貧。然節其用而不必盈禮。是儉也。必欲備物而侈其用。是奢也。後儒不知本諸古言。徒謂儉者不及之。謂而欲就禮。爭過不及。其論遂致弗通。學者察諸。

公正直三則

公者私之反。衆所同共。謂之公。已所獨專。謂之私。君子之道。有與衆共焉者。有獨專焉者。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大學曰。平天下。中庸曰。天下國家可均也。論語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又曰。公則說。是均平皆公也。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

異宮所以全其私也。論語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子路孟子曰：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八議有議親，小司馬皆私也。是公私各有其所，雖君子豈無私哉？祇治天下國家貴公者，為人上之道也。故孔子曰：奉三無私，孔子曰以勞天下，言聖人之法天道也。及於宋儒以天理之公人欲之私立說，則求之太深，幾乎無恩焉。仁齋先生譏之者是矣。然遂至欲併論語公字刪之，則亦懲羹吹整之類已。學者察諸。

正者邪之反，循先王之道是謂正。不循先王之道是謂邪。如邪謀邪說可以見已，辟諸規矩準繩，所以為

正之器也。循規則圓者正，循矩則方者正，循準繩則平直者正。先王之道，規矩準繩也。故循先王之道而後為正。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以大夫之簣非禮也。經解曰：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詩曰：其儀不忒，正子路是四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皆以禮言之。後世理學興焉，舍先王之禮而以理言之，以理言之者，取其臆已，取其臆為正，是人自為正，可謂妄矣。易有中正其義不與它書同。宋儒益混之，是其所以失也。又如大學正心亦謂心一於禮為

正其書本說養老禮之義方其行禮時先有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事則心不得一於禮故曰心不得其正養老飲食之禮故曰食而不知其味宋儒不知以禮解之誤矣仲虺之誥曰以禮制心古之道為爾仁齋先生遂以大學正心為佛老之歸皆不知古言故也

三直者曲之反其於德謂伸己之義不曲從人也直道者謂不枉其道也如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者謂無所低昂於道也仁齋先生喜言直字乃以不偽為直倭人之陋也蓋誤解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

疾許以為直者

中矣是葉公以訐為直故孔子以隱言之如史魚之直豈無隱之義哉舉直錯諸枉是以積材之道為喻材木以直為良以枉為不良故直以喻善人枉以喻不善人不爾臯陶伊尹之德豈史魚之倫哉孟子枉尺直尋本語出處之義耳仁人君子道大德宏者其所行乃有似枉似汚者如孔子獵較見陽貨欲適佛盼公山不狃皆然後儒狹中小量固執孟子之言推諸一切非矣大氏直雖美德亦一德也如伯玉卷而懷之其不必直者可知矣故君子惡舉一而廢百中庸和衷八則

仲虺之誥

五十一

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或以為道之名，或以為德之名。或以為性之名。如舜用其中於民，湯建中於民，是道之名也。其解見君牙曰：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蓋天下之理以無過不及為其至，故人無賢知，無愚不肖，惟中是求。自生民以來為然。然人殊其性，所見以性殊，人殊其居，所見以居殊，而中不定焉。天下之所以亂也，於是先王建中以為極，使天下之民皆由此以行焉。故極或訓中，是中者，聖人之所獨知，而非眾人所能知也。凡先王之所建禮樂德義百爾制度，是皆中也是皆極也。然先王之所以為中者，亦非以已

所見。故建夫不偏不倚，無過不及，精微之理，以強天下之民，使從我所好也。亦非建斯極而使學者由是以求，夫不偏不倚，無過不及，精微之理也。唯其以安天下為心，故建斯中以為極，使天下之人皆由此以行。然後天下可得而統一不亂耳。故先王之所建，莫非不甚高而人皆可勉強行之者焉。賢知者俯而就之，愚不肖者企而及之，是所謂中也。辟如建都建諸東，則西諸侯弗之便，建諸西，則東諸侯弗之便。唯建諸中土，而後天下諸侯道路均矣。道路雖均矣，豈能一一均哉。雖不一均矣，然亦不甚相遠，而人皆可

荀子大略欲近中者
莫如中故王者必
居天下之中禮也

勉強以至焉。故先王之道雖不遠人而不可以不勉。強者中之謂也。祇先王之知大仁至而其思之深遠不唯圖安於今亦必養之成之以俾永安之弗傾也。其所為道乃復有若迂遠而不近乎人情幽眇乎不易識焉者。是聖人之所以為不可窺測也。後世儒者其智也小其思也淺而其操志也銳是以不能務遵先王之道以成德於己成治於民。顧求以言語盡之。其如程朱二先生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以極乎精微之至。仁齋先生唯取易行者為中而有所擇乎先王之道者皆坐是病故也。

如曰中庸中和皆德之名也。中庸者謂不甚高而可常行者。如孝弟忠信是也。孔子時禮樂不興而民鮮有中庸之德。故孔門之學以中庸為要。辟諸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所謂高明精微廣大者皆自中庸導之。故子思曰道中庸。雖有中庸之德苟不學道則不足以為君子。故孔子以民言之。又有小人之中庸及擇中庸之文。戰國時又有其材不及中庸之言。世俗流傳雖非其本義亦可以見古言已如庸字。樂德亦有祇庸用之神。祇者為祇用之民者為庸。書所謂庸庸祇祇亦然。民功曰庸。豈不易之義哉。宋儒昧乎

辭務為精微之解亦以命聖人之道誤矣
中和者禮樂之德也周禮以禮教中以樂教和者
和順之謂也先王之制禮使賢者俯而就之不肖企
而及之是中也其制樂八音五聲相和以相濟猶五
味之和以養人之德以感召天地之和氣亦率人情
所悅而和順以導之以俾天下之人和順道德以成
其俗是和也周禮又有樂六德孝友祇庸中和是樂
復兼有中和蓋八音五聲相和相濟則自然無過不
及之病也如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
皆中節謂之和亦中和相因焉所謂中者性之德也

人之稟質本非若禽獸之偏雖知愚賢不肖之有異
皆有相生相長相輔相養之心運用營為之才而隨
其所習能移化之猶如在中者之可以左可以右可
以前可以後故謂之中焉如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
亦是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者謂方其生之初惘然無
知之時既有是德而以見人之性所以能與先王之
道相應故已非謂其不偏不倚不與聖人殊也謂之
天下之大本者乃謂聖人之建道乃率人有是性而
立之天下萬事莫不本焉已發而皆中節者謂禮樂
之教以養人之德故能使喜怒哀樂之發皆中節而

以見先王之道與人性相和順不悖已故曰和也者
天下之達道也即率性之謂道意非謂喜怒哀樂中
節為和也宋儒昧乎古言又不知古之道故其解皆
誤矣學者察諸

四

如周禮六德之和者德之名也言人學以成德有此
六德之別也如柳下惠之和亦同皆謂其與物相和
順而不忤違也以為司空之材者司空掌水土百工
之事百工皆順金木皮革百物之性以作其器故非
異順相入能和物性則不能掌其事也

五

如曰允執其中者謂行天子事也古以執中為人君

之道故亦稱行天子之事為執中不爾堯曰禹謨文
意皆不協矣

六

如曰中養不中者稱美質為中蓋世俗之言也

七

曰時中者謂以時進退求合禮義之宜也與時措之

宜同意中去聲非中和中庸之中也

八

衷者正也書曰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又曰天

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言天立君師以表正其民民
順其教則不失恒心也降者如禮運降於祖廟降於
山川降於五祀內則后降德於眾兆民之降稱君師
之表正其民而歸之天者如天叙天秩之天奉天道

以行之古之道為爾。它如天誘其衷，與天奪之魄，相
反其人忽悟為善，驚以為殆，天意歟。故言天引之正
也。折衷於孔子，亦取正於孔子也。謂以孔子之言為
正也。

善良三則

善者惡之反，泛言之者也。其解見孟子曰：可欲之謂
善，雖非先王之道，凡可以利人救民者，皆謂之善。是
眾人之所欲，故也。先王之道，善之至者也。天下莫尚
焉。故至善者贊先王之道之辭也。又有以人言焉者，
如曰：惟善以為寶，曰：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曰：舉善

而教不能皆指善人言之。雖非聖人，然能立法定制，
可以治國安民者，皆得稱善人焉。

有對美而言者，美以其有光輝而可觀言之，善以其
當義合宜言之。如盡美盡善是也。皆以樂言之。舊說
謬矣。如先王之道，斯為美。及孟子善信美大，聖神皆
可以觀其字義已。

良者謂無瑕疵也。以其材言之，如良相、良醫、良材、良
馬、三良器之精良，可以見已。朱子解易直也是見有
易直慈良之字，妄為之解已。果使良為易直，則古人
何言易直慈良哉。又如良知良能者，謂人隨其材質

王陽明

辨名上

各有自然知能也。非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而
言之。孟子既言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以明先王
之道率人性立之。而又言此以明不啻四端。人各隨
其材質所近。自然有所知能耳。皆所以語道之不遠
也。王氏不知之。乃立致良知工夫。專求諸己者。謬
矣。

辨名上
論習善人言之辨非聖人然論立去
何以此國愛男者習則善人說
有說美而言者美以其有美而可
當美合宜言之收盡美盡善其出皆以樂言之善也

